●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發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八十七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逢期寄閱 全年大洋二元 半年大洋一元一角 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 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 每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大洋三角 封面加倍 中縫全部一元五角

國貨 保險牌 擦面牙粉

物質優良 裝璜精美 誠爲牙粉中之霸王 各處洋廣雜貨店均有出售 請嘗試之

上海嵩山路十七號中華實業公司出品

生霞軒照相館

○上海英界勞合路億鑫里口四七七號○

六週紀念 特別大減價兩個月

照相七折
二寸 六張 洋七角
四寸 三張 洋七角
六寸 二張 洋一元四角
八寸 二張 洋二元八角
十二寸

放大六折
十二寸 每張洋二元四角
十八寸 每張洋三元
念四寸 每張洋元四八角
三十寸 每張洋七元二角
四十寸 每張洋十元零八角
五十寸 每張洋十五元
六十寸 每張洋念一元
七十寸 每張洋念七元
八十寸 每張洋三十元

和平甘露

伯陶題 五洲大藥房美鑒

鄙人體質素不甚健近年因事勞碌殊覺力弱新友乃購人造自來血時時服之神效非常身體日見強健且藥性和平並無流弊銘感之餘謹題四字聊伸謝悃右致 五洲大藥房主人惠覽 王伯陶鞠躬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五洲藥房錄登

咳嗽神藥

醫學博士證明

龔元炳 吳國卿 林澗省 崔寶會 梁庚長 江聖鈞 蔣譜盤 金志新 王君儀 呂守白 朱壽田 劉崑柱 董振民 張恩茂 邱仁高 程建侯 黃鳴鵠 陳一龍 沈奎伯 江逢治 沈堯階

汪企張 丁谷枬 陳家恩 李浩生 黃子靜 王樹基 蔣明卿 左蘭生 朱增宗 鄭馥蓀 唐抬養 楊疇 孫介讓 張星一 朱孝蘭 姚叔臾 鄭葆湜 汪寶篠 孔錫鵬 鄭邦彥 朱蓉鏡

唐堯欽 章文美 陳賢能 舒子鑑 董任康 孫紹閒 蔣可宗 李定 謝承昊 沈杏麟 楊宗憲 孫蟾卿 張兆祥 顏君壽 汪峻枬 樊仁壽 曾志民 何心齋 張近樞 黃鐘

定價每瓶一元二角 打十二元

▲功効另詳仿單

總發行所 上海湖北路大新街 天生西藥公司

▲電話中央五三五七

三炮台香煙

上等社會之歡迎品

英美煙公司

新世界

中國大遊戲場在上海泥城橋

一盤梯一角 二電梯二角 一西菜一元 中菜半元 月券三元

中外游藝應有盡有

南北電話部 四千五百四十九 / 四千五百四十五號

瘡藥

天泡瘡膿窩瘡黃水瘡癩疥瘡乾瘡濕瘡等以此藥擦之止癢定痛內服外擦三日可愈不再復發包愈每人收藥本洋一元不好還洋貨病半價外埠函購款由郵票寄費加一郵費通用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華芳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本報介紹

申報館照相銅版部製造各種照相銅版鋅版工料精緻交貨迅速且價格公道本報自出版以來所登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等俱由該館銅版部承製其成績優美已早在閱報諸君洞鑒之中毋庸本館多述茲爲導引國人起見特行介紹如諸君有欲製刊銅版鋅版等件可逕至三馬路望平街轉角五層樓洋房申報館銅版部接洽定可得滿意之結果也此布

神州日報 大新刊

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定報價格 中國日本 全年洋九元 半年洋五元 三月洋三元 歐美各國 全年洋十六元 半年洋九元 (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計)

崔氏辦香廬 驪製半夏

本廬發行驪製半夏已歷二十餘年製煉精良功效神速早爲服者所公認無論新起久患種種痰飲痰咳包可除根永不再發惟人心不古假冒者到處兜售除登報聲明外另於盒中附價值一角之辨眞劵一紙惠顧者希仔細認明無受其欺

價目 大盒二元四角 小盒一元二角

上海盆湯弄寗波路口 崔氏辦香廬藥房啓

強種精血丸 大補身體

主治 頭暈腦痛 精力短少 怔忡健忘 目眩耳鳴 麻木不仁 夢遺寒洩 心跳神怯 思慮恍惚 煩躁不寐 筋骨痠痛 四肢偏冷 腰背時痛

概要 血質淡薄 自汗盜汗 虛人久瘧 肺虛咳嗽 內熱腸炎 孩童瘦弱 氣色萎黃 虛煩潮熱 病難復元 胃不消化 大便艱燥 本元不足

價目 每小瓶洋七角半 每打洋七元二角半 每大瓶洋一元二角 每打洋十二元 外埠各本分號均有發售

上海中英大藥房總發行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瘰子頸膏藥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已破未破流膿皮爛起初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割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說明 凡男女之患瘰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暗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嗣艱難終身難孕遺禍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心濟世不惜工本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寶康里口博愛醫院 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煉珠煉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鑽砂自煉白金零兌鑄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已如蒙賜顧請惠臨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萬應消瘰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療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爲功此丸係峨山絹人所秘傳無論瘰癧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寧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光學精深

精益公司鑒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電話三八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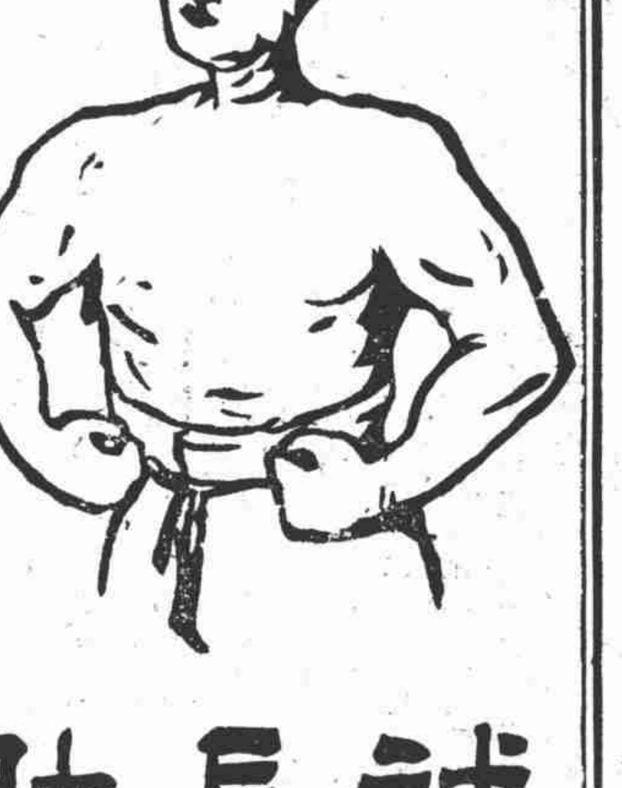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的標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頌賜匾額宏獎榜俱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眞正 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爲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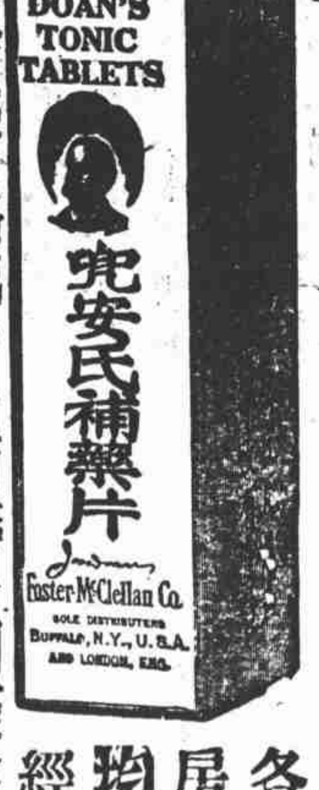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科發藥房謹啟

兜安氏補藥片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人之全體賴以榮養者血也足則精神爽快常舒泰志高氣豪作事勇往血少則形容憔悴志氣昏惰思慮恍惚甚至視聽不靈動作乏力飲食少進疾病時有矣此片由醫藥化學師及世界超等醫學士集思經年悉心研究始獲上等良藥配製而成功能補腦補脾補血凡血虧血薄脾胃虛弱消化不良氣力衰微精神疲憊神經昏亂面黃肌瘦普通弱症等若服此片必奏奇效而於幼年婦女貧血面色青白及八歲至十四歲之小孩身體軟弱面無血色者可服此片以助發育而補不足老年人可服此片以助消化恢復精力恒心服之毋使間斷有特殊之效力也



每瓶售洋一元二角

各埠藥房均有經售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專制

(丹翁)

中國生就是個專制的國。皇帝兒皇帝專制。總統兒就是總統專制。推而至於總理專制。政黨專制。督軍專制。只要來得個兒最好笑是主張專制的專制。說了。那強人自由的自由亦專制。迫人解放的解放亦專制。你怕罷工。就有工人專制。你怕學潮。就有學生專制。家庭不革命。方且婦女要專制。丈夫家庭既革命又怎怪兒子要專制老子呢。

毛瑟架

純粹新詩決做不好

(恨水)

前次毛瑟架欄裏。丹翁說為什麼新詩都做得不好。小子敢大胆答應一句。我說純粹的新詩。決做不好。這話怎說呢。可以分作三層解釋。

(一)純粹的新詩第一就是『不講究韻脚』。嚼在嘴裏硬帮帮的。乾燥燥的。不能引起讀的人一種趣味。做新詩原不一定拿那個詩韻來細綁。但總要像小孩子唱歌一般。弄的順口。譬如說頭一段落句是『我往那裏走』。第二段說『我跪在那個面前』。這個走字和前字一不押韻。無論怎麼好的詩也就失了詩的本性了。

(二)『無審美性』詩本來是一樣美術。不香不艷不清不秀不甜不辣。就沒有看頭。譬如畫罷。畫上香艷的花卉或畫上清秀的山水人家。就愛看了。若是畫一塊鐵或畫上一套衣服。用是都有用的。誰要看他。現在我引一個比例。可知一切。請把北京國民公報一首詩寫出來。請教就知道了。他詩道『前門二條胡同。一個老頭兒。推着一乘車子。當着人家門口直嚷。一聲聲嚷道。曾白菜：：：白菜又來了。一乘汽車開得飛快的走。上面坐一個黃衣服的軍人。非常的安閑。這老頭兒車子是力氣賺來的。他那個汽車是那裏來的』這一首詩。通章不押韻。也沒有什麼頂曲折的意思挨作者以為是興而比也了。我不知道讀的人口裏怎麼樣。

(三)『沒有什麼章法』。既然說是詩不論新舊。總要像個詩樣。(這個樣子可以意會)現在的新詩。水牛拉屎。霹靂拍撒。一大堆。一口氣寫上一二百字。才落一句韻。演說不像演說。韻語不像韻語。中間牽牽絆絆。又是外國文口氣。說著怪拗口的。憑你有頂好的意思。話多不值錢也就扯淡了。不然看看鼓兒詞還有味些。

我對於新詩。有這三樣的感想。覺得是難於好。至於胡適之的詩。他是舊書堆裏鑽出來的。是在詩詞曲三樣裏面經練過的。所以有那麼一回事。一班才知道愛皮西地的先生。就是他們最崇拜的『沙士比』『猬倫』的大作。也沒見過。就想推倒李杜。也太不自量些。有人說我腦筋太腐。這話固然不錯。但是講究解放。改造的人。只應該去研究『馬克司』學說。『布而色維克』。又何必講究已死的詩文。和我們腐敗人爭一日短長哩。小子而今知道癥拙動筆。總是弄白話。若說白話詩。小子也弄過。却不像他們那樣弄。愛做新詩的人。你不要看輕了古人。你拿著西廂記長生殿讀一二百遍。包你有所得。啦不過有一層怕你們白話還看不懂。當著英文法文那麼念。那就不能怪古人了

我末了還有句話要說。主張白話文的人。原是在乎通俗。現在白話文裏頭每每橫嵌一段英文在中間。不知作者是什麼意思。要說給俗人看。他懂的了這個。那就好了。何必還要諸位講(德謨克那西)呢。要說是寫給懂英文的先生看。他難道不知道看原文。却來看這不牛不馬的東西呀。(你們不過寫著嚇人罷了)(丹翁語)

丹翁說道我曾在本報上做過『為什麼新詩都做得不好』的一篇老友適之他來了一封信。將我責備一番。並指出我那篇文章裏面矛盾的地方。還有若干勉勵我的話。我正在這裏進退維谷。不曉得究竟(嘗試)新詩的好呢。依舊主張舊詩的好可巧北京吾家恨水先生寄到右方這篇稿子。完全是不贊成新詩的。我好比吃了一塊撐腰糕。在舊詩方面。似乎又立直了。急急把他放在毛瑟架上。不過有一層。我那適之老友。不是好惹的。他既承認改革詩體是現在一件大事。而恨水的這篇東西。又不是沒有價值的。他雖在百忙的裏頭。想上去。一定總要破工夫。另想出他的正當理由來。駁斥的。況且他所自稱。(忙得狠)的事體。大概也不能再大於這一件的了。好在我這個人的性質雖不敢說什麼。菁菁從長。那個順風使舵的手段。却也不居人下。如果適之老友說得有理。我立刻就大著胆兒。嘗試新詩。倘若恨水先生。說得對勁。我仍舊照我的成見。辯理在舊詩當中討些生活。欲問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文大雄見我這段文章。立題『舊詩四句云』『天牛胡適成何用。專為新詩改革來。偏遇對頭張恨水。可能從此戰端開』此詩眞可令人噴飯。適之如將這四句。放在『新青年』的後幅的『什麼話』裏面。倒很好耍子的

質問劍雲

(小隱)

今日樂風日刊上。有周劍雲的台愛答了我一篇什麼道德啦良心啦拉拉雜雜那些閒話。我也沒有工夫去細說他但是我前次所問的乃公二字有什麼不正當的地方。他答的還是不大透澈。他說不用我習用的名字人家不曉得是我。還說什麼負責任。你屢次說責任請問這責任二字是否言論上的責任如果是的。有人來問這乃公是誰。我如果不承認是我。算是沒有人負責。我若承認是我。這責任有什麼不能負的呢譬如這回。你說乃公二字不正當。我便出來辯論。怎麼能說不負責任呢。要是不負責任。就是用習用的名字也可以不負責任。譬如劍雲。外邊叫這個名字的多的狠。你要說這劍雲不是我。那也就不負責任了。寫公文寫履歷固然要寫眞姓名。這眞姓名的眞字可也有一個標準。譬如他在前清做官用的名字。在前清時算是眞的。到了民國他又改一個名字。這改的名字也便是眞的了。我在別的報上用別的名字。在人言上用這乃公二字。不能說是假的。要說是假的。我除了這乃公之外。還有五個名字。倒要請你給我分別分別。那一個可算是眞的。至於你說獨大胖子就是我。我自己并沒有用過這大胖子三字。况且這胖子外頭多的狠。這是形容人的名詞。不要說旁人不知是我就是我也斷不能承認這胖子就是我。呀這似乎有點扯不上吧。

這個公字。你始終拿他當老長輩講。無怪說是不正當。請你再去翻翻字典。似乎公道的公字也是這個字。既然有了兩個解法。你又何能斷定我這個公字一定是老長輩。一定就不是公道呢。我這公引出你這郎似乎有點開玩笑。我若再回一句彷彿於你稱我這道德上有點欠缺。以後咱們還是就題討論。不要胡拉亂扯。

再這名字上。顯似乎不一定有什麼講解。要說是都能講解。請問這劍是鐵打的。雲在天上呢。這兩個字連在一起又是一個什麼講解呢。

鞠部閒談

(適广)

趙君玉自出天蟾後。即與新舞台訂有成約。嗣因赴杭遂遲至本月下旬方始登臺。三日打泡。皆係排演新戲。而座客極為寥落。三日所售之資。僅在千餘元以視十三本濟公活佛之連演五日皆賣滿座。殊覺相形見絀。該台以三千元之包銀。聘此大角。而營業反見蕭條。殊為失算。然趙四之風頭已過於此可見吾知其將步馮子和之後塵無眞實本領徒以色相悅人者。當以馮趙為鑒也

劉鴻昇此番南來。顧曲家多欲聆其黑頭戲。而鴻昇頗自珍秘。迄未一演。日前臨別之末日。演陽平關探陰山雙齣。淨角戲予適有要事。未暇往觀。據友人云鴻昇飾包拯。在臉畫包吹牛三字。面相頗似迴龍閣中之魏虎。實為見所未見。豈鴻昇猶憶在都演洛陽橋龍宮串戲。而有此滑稽化裝耶。

衙小雲自謂五齣演後。連日皆演獨脚戲。說者謂小雲為寡某報主張。以林樹森代譚五喜情願小雲終身守寡。斷不欲其配此蠢伧也

蓋叫天在南方武生中。總算規矩手靈亦尙乾淨。日前見其配楊小樓演薛家窩。相形之下。不但人物委瑣。即招手動脚亦復無一是處。諺云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信然信然

三日一人　宋小坡氏

五色相宣

新神州要出現了

你們大家都新起來了麼。本報也要把一部份。新一新給諸君看。使我們大家所立脚[illegible]一下子。不久『新神州』就要出現了。每星期日一回。凡讀神州日報的人。都送一份。凡直接訂晶報半年以上的。亦送一份。　神州日報社

名醫唐拾義
久咳丸
每瓶洋一元　半打洋五元
總發行所　上海三馬路石路口　父子大藥房

小說

愛克司光

(六十四)

第五回　小說家快談驪局　大善士建設乩壇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說着又跑至案側。提起筆來沙沙的在紙上寫了好些。張三丰這時候更忍耐不住。悄悄的站起身子。將雙手背在後面一步一步的踱近祝鵬文身邊。拿眼向他寫的紙上。偸瞧了一瞧。只見他一行行寫的都是些『話說』『不表』『言歸正傳』等語。不由恍然大悟。暗暗點頭不止。先前祝鵬文只顧寫字。不曾瞧見張三丰在他背後。及至寫完了一段。剛待掉頭。張三丰慌的向他拱手笑道。眞是失敬之至。先生原來是位小說大家：：祝鵬文聽見這句讚語。連骨髓裏都酥麻起來。將筆一擲。哈哈大笑指着張三丰說道。足下在先同兄弟講了許多話。算來祇有這一句洞中竅要。兄弟不是大家。誰還敢說。兄弟是小家呢。來來來。足下既已知道兄弟的名字。兄弟少不得要賣弄點工夫。同足下暢談暢談。兄弟原是無錫縣人氏。未曾誕生之先。家母常常遇見魁星入夢。自此遂有身孕。那時候家母還不曾嫁給家父呢。簡狄呀。那姜嫄履迹這是古聖賢常有的事。原不足為奇。當時到有好些老前輩稱許兄弟將來。一定不凡兄弟考了二十一次院試。並不曾入泮。及至前清廢科舉。大家才恍然兄弟屢困場屋者。以兄弟應該在民國裏享受文名。區區科場不克羈縻兄弟的驥足。故也。小說一道。又與尋常文字不同。若非天賦奇才。執筆決不能成其一字。至喜兄弟是魁星嫡子。天然具此一種本領。初時撰了些十杯酒五更裏小調。每本賣銅板一枚。銷場甚廣。自此便有人慫恿兄弟。要筆寓居滬上。賣文為活。同耐知音莫遇。物色無人。著述到著述了好些。不過送至各家報館裏。大率都是原璧奉趙。不敢賞收。長安居。又大不易。米珠薪桂。日食難覓。着實有些不濟起來。不怕你老先生見笑。晚間睡覺的所在都沒有了。時時揀在那馬路旁邊過夜(未完)

童話

鵝雛

第二章

我生平有三個至好的朋友。第一是在牆角邊盆裏的幾條蛋種金魚。第二便是書房裏那匹哈吧狗兒。第三便是三姐姐買的那隻芙蓉鳥兒。至於那些大姐姐二姐姐呢。他們都是女孩兒不配和我做朋友。我也懶得見他。尤其可惡的是三姐姐。他一見我便叫我是個小子。常常支使我拿東西。不啊便不許我玩耍。我恨透了他了。倒是那哈吧狗兒很和我好。我時時和他說話和他一同在花園裏玩。尤其得意的他一見了我那三個姐姐便汪汪的叫着伸着爪兒要抓他們。往往嚇的他們打戰極聲的叫喊。我可樂的受不得了。咳可憐我那金魚好朋友。他已竟沒了。說起來我很可憐他。那天有一位父親的朋友來帶着一副大而且厚的眼鏡的。我們背後都叫他瞎子伯伯。他看見金魚便道這魚很好。只是平兒啊你可曉得養魚的法子。我說不知道呢。他眯着眼說道第一天天要在大日頭底下曬着。再每天弄些白糖滲在水裏。這魚便長的肥了。這時正是七月中天氣太陽很烈。我聽了他的話。便揣那魚缸放在天井裏。捧了一大把白糖。像下雪般滲了下去。晒想這可好了。誰知過不上一個時晨。那魚的肚子。朝着天了。咳這不是上了當了麼。可是那瞎子伯伯明天還眯着眼來問我。我告訴他魚多死了。他才笑了一笑。徐徐的說道你往後還敢叫我瞎子伯伯嗎。噫原來我叫他瞎子伯伯給他聽見了。所以如此。然而叫的又何止我一個呢。還有三姐姐他也叫過的何以又不去算計他呢。

三姐姐的芙蓉鳥兒。毛長的很潔白。叫起來又很好聽。熱天我見姐姐常把他換過一個籠子裏。讓他洗澡。我明白了。鳥也要洗澡的。怪不得母親天天逼着我呢。有一天我趁他不在家。把鳥籠取了下來。又嫌那換籠的法子。太費事了。取了一罐井水。像澆花似的。向籠裏一澆。把那鳥澆的幾乎半死。我姐姐回來了。見了大罵說。一定是平兒那孩子幹的。叫他賠還我來。罵着吵着幾乎哭了。我給他吵不過。只得認了。還說道我聽見父親講過的熱帶地方的人天天要洗冷水浴。那浴法就是取起一桶冷水往自已頭上澆下去。要澆個幾十回才算呢。我不過也請他效法熱帶動物洗個冷水澡罷了。何用你如此的吵呢。他聽了。倒也無可奈何。只惡很很的瞅着我說了聲小頑皮兒。我盼望你將來也變做鳥兒也給人家用冷水澆着。我想我果然變做鳥兒。倒也好的。第一你的待我也要比現在好的多呢。現在我是個人。你待我着實不及那芙蓉鳥十分之一。別的不必說。假使我眞個今天給人家強迫着澆了滿身的冷水。你倒未必如此的痛心呢。咳這些話說他做甚

我今天聽見我父母在那裏說阿蘭明天要同人家訂婚了。什麼叫做訂婚。我倒還未知道。並且聽見說那個和阿蘭訂婚的人。明天要來呢。奇事奇事。我一定留心着打聽。是怎麼一回事。預備我將來或者也要同人家訂婚呢。天氣不早了我要睡了。

白下雜事詩

(夢湘閣)

勞薪蹤跡漫嗟呀。記泊秦淮問酒家。報得玉臺緘札否。秋風斜日客龍沙。(柳髯者少時同硯席友也。細而髯慷慨善飮。能為京漢雜劇。偶至白下。素蘭小芳皆其所徵也。髯輒大喜。別去客朔方屢以書至小芳偶相見為余述之)

解貂一醉可能無。等是高陽舊酒徒。根觸靈犀通一語。但將微笑對黎渦。(香台殘客來此留連數夕。別後見寄一書頗述滬上北里中事。有云。昨於酒坐醉唐䤽美珠。渺玉怨與道溫塞。頗及君子寄蘇眠食云云。蓋為淸河君道也。予復之云。六年前邂逅伊人。過從雖頻。戱謔未解。今茲重見。純乎淪落之悲。無復防思之寄矣。所謂還君明珠。祝其珍重可耳)

曼倩詼諧記此狂。金閶門下月如霜。如何水軟山柔地。難醉生人錦瑟傍。(蘇台為䔩花產地。而流轉四方。本處轉無妙選。嘗以蓉公之招。赴留一夕。頗有才難之難。冷醉而已。蓉公詼諧健談。恆為余述淸河君舊事。相為歔欷也)

春江花規

(哀民)

節邊規矩。本家備一桌菜送給先生。其名叫做吃正菜。先生受了這桌菜照例開銷兩塊賞錢。這注賞錢。房間裏沒有分的。歸外場統拆。(拉包車送局條同着洗衣服洗房間的粗做娘姨叫做外場。打底跟局叫做裏場。不過裏場這個名稱。沒有外場響亮。大約都叫裏場做手的)到了年節先生還得開銷外場一注賞錢。叫做貼草鞋錢。又叫做帽子洋錢。開銷銅錢多少。把一個月的工錢做標準的大約拉包車的五元。或者四元。轉堂差打雜的三元。或者二元。先生出一回堂差照例出叫差銅錢五分。烏師一角到了節上帳房還得算稿錢三十元也有五十八十元也有沒有一定看堂差多少定的。最紅的先生。一節大約稿錢要一百塊。所以揩油客人叫白堂差到節上不開銷。先生至少賠兩毛小洋。一個堂差。例房間裏拆起帳來。沒一定的。大概擰了帶擋還帶幾戶客人的做手。當然多拆幾分。各家有各家的辦法。沒有一例的通行。樓上房間都是六分開拆。樓下房間都是七分開拆。帳房裏開派下脚到節總拆匯齊全院各房間收入。然後分派。成數最多三十四份開最少廿八份開。這都是窰子裏拆帳規矩。嫖客也應當曉得一些。窰子裏忌諱很多。第一不能翻閱皇歷一來生意好歹。要被人知道。再者幾戶客人是恩的。幾戶客人是不恩的。被那翻的人一見。宣布出去。於生意上有極大的關係。(此條忌諱。是屬於嫖客的)第二大小月底不能住到小房子裏去。因為初一十五。窰子裏照例要燒香。若住到小房子裏。恐怕不乾淨。所以要取締的。不過現在迷信破除。這一條規則奉行維謹的也少了。第三吃過東西不能把筷擱在碗上。恐怕生意因之擱淺。第四進門口不可以立在門檻上。恐怕生意因之立住。第五不可以撑下頦。恐怕生意因之撑住。不許在生意浪做鞋襪。坐下來不能大腿加在二腿高頭。或者抱膝蓋交話。(上邊幾條是屬於做手的)最可笑是姊妹淘跑來頑頑。無論遠近要解手。須得先喝茶。倘然跑到就解手房間裏就算容情不說話被本家知道一定要開口。不曉得是什麼意思。(未完)